

求职记

[日]

石田衣良

张凌志
译

著

目 录

- 一 在暴风雨中出发 / 1
- 二 工作的真谛 / 40
- 三 欢迎来到综合版块 / 80
- 四 爱的简历 / 123
- 五 学长您好 / 164
- 六 求职前线起战事 / 226
- 七 尾声 / 359

一 在暴风雨中出发

“要迟到了！”

水越千晴一个箭步蹿上地铁站出口的台阶。她还不太习惯身上穿的紧身西装裙,所以有些迈不开腿。千晴把裙子的下摆往上提了提,穿着长袜的大腿露出了一大截。但她已经顾不了太多,三步并作两步地顺着表参道站的台阶跑了上去。

地铁站外,道路两旁的榉树在风中不住地摇摆。青翠欲滴的新绿,在和春天一起到来的暴风的吹拂下,仿佛在低声说着什么。千晴在右手边表参道楼群的俯视下,顺着长长的下坡路一路小跑。

路上的行人都穿着色彩艳丽的春装,只有千晴穿着颜色单调、毫不起眼的深蓝色求职西装。千晴觉得这简直就是一身毫无个性可言的铠甲。但是她知道,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

“因为这将是一个决定自己命运的春天！”

千晴现在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该找工作了。在今后的一年时间中,她必须找到她这辈子要干的工作,削尖脑袋挤进她想去的公司。她的心里满是忐忑和焦躁,因为求职与应试教育的考试不同,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不管如何精心准备,她也沒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除了书本知识,沟通能力、社交技巧等无数她根本无从把握的因素,全都会影响求职的结果。

千晴在表参道的中段往左一拐,马上就找到了和大家约好见面的餐厅。意大利国旗被大风吹得像一团火焰似的上下翻腾。如果是在平时,学生们的聚会地点一定会选在大学附近高田马场的小酒馆里,但是今天非同寻常。

千晴和大学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求职攻关小组,今天将在这里举行成立仪式。聚到这里的七名大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求职竞争最为激烈的传媒行业找到工作。从今天起,他们将共同迈出求职的第一步。

千晴推开玻璃门走进店里,问服务员:

“请问鹭田大学^①的学生预订的位子在哪儿?”

服务员是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一头金发。他微微一笑,用流利的日语说:

“客人们都已经到了。这边请。”

服务员领着千晴走向餐厅里边的包间。房间的木门打开,六个穿着求职西装的大学生,齐刷刷地向这边看过来。

“千晴,你也太慢了!快过来快过来!”犬山伸子指着自已旁边的椅子招呼道。

伸子和千晴一样,也穿着深蓝色的求职西装和白色的衬衣。

^①指早稻田大学。日语中鹭田与早稻田谐音。

她体形偏胖，胳膊和前胸好像都要把衣服撑破了。伸子想去大出版社工作，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女性杂志的编辑。

“我早就猜到你会最后一个来了。”富塚圭在餐桌的上座发话了。

圭的性格沉着冷静，才智过人，是求职小组的领军人物，他的主攻目标是报社和电视台的新闻中心。圭的求职西装别具一格，在偏亮的浅灰色底色上，配有清爽的蓝色条纹。圭不愧是求职小组的领头人，第一次穿西装出现在大家面前，就显得派头十足。

“我们刚才打赌了，菊田和千晴谁会迟到。”佐佐木惠理子脸上带着端庄的笑容说道。

佐佐木惠理子总和圭在学习成绩上争夺第一名，家境好像也颇为殷实。她那烫成竖卷的头发显得非常华美，充满了女性的魅力。她个子高挑，身材也不错，但不知为什么在大学里参加的是推理研究会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社团。原来大侦探才是她的偶像。惠理子的理想是在出版社工作，但为了检测自己的实力，她还计划应聘几家东京枢纽台^①。

“大家不要再说了，我怎么可能来得比千晴还晚？”

菊田良弘忍不住这样插了一句，本来就圆嘟嘟的脸涨得更

^① 日本的各大民营电视网中起到枢纽作用的电视台，都位于东京。这样的电视台被统称为东京枢纽台。

圆了。良弘在轻松休闲的校内网球协会当副会长。他身材微胖，又长着一张娃娃脸，穿着西装的样子就好像是一个盛装的五岁小男孩^①。像他这个样子，能被报社、出版社录用吗？

千晴也不服输，反唇相讥道：

“你烦不烦呀！你看你一副小孩样儿，就不要学大人说话了。今天是因为没穿惯裙子，走起路来费劲儿，所以才迟到的。”

千晴在大学总穿牛仔裤，一是因为她本来就不喜欢穿裙子，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腿形不好看。不过说到头，千晴从小就有这个毛病，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最后总是得冲刺才能赶到约定的地方。

“水越同学，你今天带钱了没有？”仓本比吕氏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连他戴的银框眼镜的反光都显得不怀好意。

“为什么问这个？”

“大家刚才已经商量好了，谁迟到，谁就请大家喝今天的第一杯酒。”

“啊？不会吧！”千晴忍不住发出尖叫。

请每个人喝上一杯这儿的葡萄酒，肯定得花不少钱。千晴靠父母的资助和自己打工挣的钱，勉强维持着自己在东京的生活。请大家喝酒的钱对她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①日本有名为“七五三”的习俗，男孩会在满五岁时穿上漂亮的和服以示庆祝。故有此言。

仓本比吕氏表情严肃地说：

“照你这个样子，怕是很难找到工作了。如果面试或者笔试迟到，就连参加选拔的资格都没有了。要知道，去热门企业应聘的人是招募人数的三百多倍。”

比吕氏希望加入电影公司或电视台，从事影视方面的工作。他人不坏，就是总喜欢摆大道理。

圭在桌子的另一端用作弄人的口气说：

“比吕氏说得对。正好说到这儿了，就让比吕氏给我们简单分析一下现在的就业形势好了。”

千晴索性豁出去了，也向服务员要了和大家一样的白葡萄酒。比吕氏一开口，围坐在白木餐桌周围的其他六个人就把视线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应届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现在已经走出了低谷，去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已经提高到了百分之八十。在就业难的时代，就业率才不过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还是很幸运的。”

比吕氏是擅长分析数据的理论派。

伸子嘟囔着：

“话是这么说……”

比吕氏点点头，接着说：

“伸子说得对，我们瞄准的媒体行业是就业的大热门，所以和就业形势的好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一般大企业的竞争概率大约是三百比一，而媒体的竞争概率动辄上千。虽然对我们并

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但有消息说,各家企业的人事部门都表示今后的两三年将会很关键:在这段时间内大量补充新员工,之后就会再次缩减招聘名额。哪儿都在精简编制,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白领了。”

千晴盯着面前的高脚杯发呆,她想不出自己在千里挑一的招聘考试中过关的概率是多少。把求职换成绝症来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告诉你活下去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你还能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天吗?求职是一座窄得离谱的独木桥,但如果硬着头皮走下去,也就看不到自己的将来。

“真一,你觉得呢?”

圭又把话头转给了一直闷不作声的小柳真一郎。真一郎在大学里参加的是正儿八经的体育社团——柔道协会。他身高还不到一米七零,但是体格健壮。两只耳朵因为摔摔打打,早已变得扁平。平时的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读书爱好者。真一郎的目标和良弘一样,是大出版社和大报社。他虽然沉默寡言,但是一旦开口,说的话句句掷地有声,能让周围的人自然而然地倾听。

“就算只有千分之一的概率,考得上的人总会考上,所以不用太在意概率的问题。又不是一千个人平分一份工作。对于每一个应聘的学生来说,只有考得上和考不上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概率并不是千分之一,而是五五开。”

惠理子含蓄地微笑着,说:

“不愧是真一同学。你说得很对。不用总想着周围和自己

竞争的人,集中注意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就行了。”

真一郎点了点头,在胸前交叉起双手。他明明和大家年龄相仿,但穿着深灰色西装摆出这个姿势,顿时会很神奇地让人觉得他已经是一位早已毕业的学长。

这时圭瞥了一眼千晴,笑了。被聪明过头的人投以这样的目光,千晴觉得自己被作弄了,不禁有些生气,心里暗想:“穿一身与众不同的西装就很不起了吗?少在那儿装模作样!”

“千晴的葡萄酒好像也已经来了。那我们干杯吧,为了庆祝我们求职攻关小组成立,为了预祝明年春天我们都能考上自己向往的媒体企业,干杯!”

“干杯!”

“干杯!”

七个人的声音交织到一起,在餐厅的包间里回荡着。

贪吃的伸子看着端过来的盘子,眼睛直发亮:

“平时总是在高田马场的小酒馆吃什么炖下水、土豆烧肉,喝的也是苏打烧酒。今天这顿饭明显就要洋气多了嘛。”

红色的西红柿、白色的马苏里拉奶酪、绿色的罗勒叶——用意大利国旗的三种颜色调配成的前菜端了上来。身材微胖的良弘马上往嘴里塞了一口,说:

“还真被你说对了,我们大学虽然录取分数线高,但在这些方面还真是土气得要命。”

鹭田大学是私立大学中的佼佼者,是名校中的名校,校风朴

实无华,非常平民化,所以让大众很有亲近感。毕业生在媒体就业一直就是这所大学的强项,在这个行业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鹭田大学毕业生的身影。

良弘嘴里含着西红柿,含糊地说:

“参加完最终面试,拿到录用名额,是明年四月的事,离现在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终点太遥远了,都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千晴也吃起了三色旗沙拉。水果西红柿的味道甜得像糖果。

“我也这么觉得。虽然也看了这样那样的择业指南,但是完全找不到感觉,真让人发愁。朋友们也还根本没有行动起来。”

“所以我们才搞了这个成立仪式!”

主持这次活动的圭把话接了过来:

“媒体的招聘考试比别的行业早很多,部分电视台在今年十一月就会开始招聘。我们大学的学生在这方面不够机敏,行动上总是落后别人。”

这件事学生们在大学的求职科也经常能听到。直到大四那年的春天^①才开始慌着找工作的学生,每年在鹭田大学都层出不穷。校园里的气氛就对找工作这件事缺乏足够的紧迫感。

比吕氏放下手里的杯子说:

“电视台、报社、出版社分别会在二月、四月和五月发出录用

① 日本的学年从四月开始。

通知,真要到了明年,再怎么折腾也为时已晚了。”

圭在餐桌的一头发话了:

“我们拼的是千分之一的概率,无论怎么早做准备都不为过,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带来了。”

圭从椅子背上挂着的单肩包里拿出一摞纸。这些 A4 大小的打印件被分发到了大家手里,千晴把印在最上面的标题念了出来:

“分组讨论评分表……这是要做什么?”

圭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回答道:

“这是某家综合性贸易公司在招聘考试中用的评分表。虽然今天是求职攻关小组成立仪式,但是光喝酒聊天是不是有点儿太松松垮垮了?”

“啊?开什么玩笑呀!”良弘喊道。

餐桌的周围一片哗然。近来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在招聘考试中以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面试。在单个面试时不容易看出来的地方,在团队中会更容易体现出来。通过分组讨论,可以充分观察一个人的沟通能力、能否有理有据地说服别人,以及每个人在团队中所担当的角色。

惠理子一边摆弄着自己的卷发,一边把评分表上的项目念了出来:

“主导能力、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听取他人意见的能力、协作性、表达能力、协调意见的能力、创造性、积极性、其他。”

打分的项目一共有九项,下面还留有打钩打叉和给六个面试者写评语的地方。

求职小分队的带头人宣布:

“这家贸易公司采用的形式是六个应聘者展开讨论,两个面试官进行评判。今天我们只有七个人,所以……”

圭扫了一眼餐桌旁的同学们。

“惠理子同学和我来做面试官,其他五个人接受面试。”

惠理子莞尔一笑:

“好像还挺好玩的。”

将要接受面试的五个人全都一脸不安。

良弘用双手抱着头说:

“好不容易来一次这么上档次的意大利餐厅,却要搞得人家食不知味。用不着一开始就搞什么模拟考试吧?”

真一郎一直保持着双手交叉的姿势。

“这不也挺好的吗?光是吃吃喝喝,哪儿来的危机感?从今天起,求职活动就算是正式启动了。成立仪式不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我们试试吧。”

千晴的心在不停地剧烈跳动。演练就这么紧张,真的到了面试考场上,真不知道自己会是个什么样子。

千晴一边掩饰着自己的不安一边问道:

“那讨论的主题是什么?”

圭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说:

“日本人的劳动状况。”

精于理论知识的比吕氏马上就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个题目真够宽泛的。”

“脑力劳动者劳动时间自主化(white-collar exemption)制度这个题目倒是也可以,但太具体的题目大家会比较难应对吧?”

圭和比吕氏不约而同地朝千晴看了过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 你们不用太在意我和良弘,不管什么题目,尽管放马过来吧。”

千晴从来没听说过白领什么制度,只能一个劲儿地虚张声势。

惠理子游刃有余地说：

“那就这样定了,不过我们得先把饭吃完。”

“就是嘛,这么棒的时蔬凤尾鱼意面都被搅得不知道是个什么味道了!”

馋猫伸子的一句话,让笑声又回到了餐桌上。

圭点头同意：

“等大家把饭吃完,咖啡上来了,我们就开始。时间是二十分钟。大家就把它当成是真实的面试,千万不要敷衍了事。结束以后,我和佐佐木同学会把评分的结果公布出来。”

良弘鼓着腮,心不甘情不愿地说：

“好啦好啦,弄就弄呗。”

虽说不过是预演,但是大家一旦被分成应考和评分的两个

阵营，包间里的气氛就不像先前那样融洽了。随后端上来的两道主菜烤羔羊和香草烤鲈鱼，究竟是好吃还是味道一般，千晴完全没有印象。所有人都若有所思的样子，话也少了很多。

不管是谁，在面试中被人掂量来掂量去，都不会心情舒畅。因为别人会出于各种未知的原因，评价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千晴打心底觉得求职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不想成为别人打分的对象。

七杯意式咖啡被摆到了桌子上。饭后甜点是餐厅自制的提拉米苏和树莓沙冰。圭悄悄看了一下大家的盘子，大家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好，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重头戏吧！”

穿着浅灰色西装的圭站了起来。佐佐木惠理子也很默契地拿着评分表和圆珠笔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卷发随着她的动作在轻轻地晃动。

“那么，接下来将是二十分钟饭后运动的时间。请大家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好好表现一下。有哪些评分项目大家应该已经记好了。”

“快开始吧。”

千晴和良弘的声音碰巧重合到了一起。

“那么请大家开始展开讨论！”

圭的口吻就像是一位真正的面试官。千晴战战兢兢地看着同伴：四位同伴穿着求职西装坐在那里，每个人都在为初次参加

分组讨论而紧张。积极性也是评分的一个项目。千晴想第一个发言,但是舌头发麻,不怎么听使唤。房间里只能听到皮鞋在地板上走动时发出的响声。圭和惠子拿着评分表,在大家的背后绕着圈,俨然像两个等着行刑的“刽子手”。

仓本比吕氏咽了口唾沫,第一个说话了:

“根据 2003 年的调查,日本人一年的平均劳动时间是一千九百七十五个小时。因为最近经济比较景气,这个数字稍有增加。但是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劳动时间仍然在逐渐缩短……”

说到这儿,比吕氏停了下来。搬出他擅长的数据分析倒是没错,但是说到后面,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想用这些数据来说明什么了。

这个时候如果主动替人解围,说不定可以在协作性这项指标上赚点分。千晴不顾一切地开了口:

“日本人的劳动时间和其他国家相比是不是很长?我印象中日本人非常勤奋,总是在工作。”

比吕氏看了一眼千晴,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

“美国是一千九百二十九个小时,和日本差得并不多。但是欧盟的两个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年均劳动时间都在一千五百小时到一千六百小时之间,比日本少了四百个小时以上。”

良弘不紧不慢地说:

“如果按照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来换算的话,在欧洲一年就能少工作四十天呢。”

良弘说话的口气随便,完全不像是在参加面试。这个人怎么这么懒散——千晴斜着眼睛看着他,又说:

“在日本,无论什么样的公司,加班的时间都很长,日本的产业界已经到了该考虑劳逸均衡的时候了。我认为日本人的长时间劳动,是导致新生儿出生率低和育龄人口晚婚的原因之一。”

第一个说得还像那么回事儿的人,也许就是自己了——千晴颇有些得意。就照这个感觉把主动权一直掌握下去就好啦!

这时,比吕氏在桌子上探出了上半身,千晴好像激发了他的斗志:

“但是现在世界各国的企业都置身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日本也不例外。日本首先要和工资水平较低的亚洲企业进行竞争,如果仅仅缩短劳动时间,是不是会有新的问题产生呢?”

慢热的小柳真一郎终于开了口,柔道协会会员说话还是那么有分量:

“正像你所说的那样,缩短劳动时间的前提条件是提高现有的劳动效率。不能做到这一点,日本肯定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不光是体力劳动者,对脑力劳动者来说,今后同样会被要求进行更具附加值的劳动。这才是时代的走向。”

为了筹备找工作,千晴也在逼着自己看报纸的经济版面,但是几乎所有的文章都令她晕头转向。千晴觉得自己开始渐渐跟

不上讨论的节奏了。

“虽然这方面的事情我并不是很懂……”

犬山伸子把双手对握在胸前，仿佛是在祈祷。

“劳动到底是什么？劳动真的可以用平均劳动时间和附加值之类的概念来衡量吗？我们到底为什么劳动？我觉得如果不把这些问题先想清楚的话，不管在世界上有多么强的竞争力，人也不会幸福的。”

千晴这时正巧在看圭这位主考官。听到伸子的发言，圭在评分表上写了些什么。伸子以前就是这个样子，话题一旦变得复杂，她就会突然发表一些意见，让局面来一个底朝天。千晴决定跟进，因为单靠数据和逻辑，自己肯定敌不过男生。

“我赞成伸子的观点。我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既不是被平均化的劳动者，也并非生活在平均值中。虽然抽象化和统计很有用处，但是如果不能搞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工作，我觉得就算今后找工作，也会无法真心诚意地投入。”

圭好像吃了一惊，又在评分表上写了些什么。千晴觉得自己不过是说出了真心话，似乎并不是什么值得加分的言论。

“对每一个劳动者来说，劳动的意义和目的确实很重要，但是置身于激烈竞争中的企业，并没有考虑这些问题的余地。追求利润才是企业的使命，如果企业不能延续，被雇佣的劳动者也没有未来可言。”比吕氏在竭力把讨论拉回到靠数据和理论说话的方向上。